

删人快语



「美」大卫·伊格曼著 李婷燕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死亡的故事》

死后的198种可能

□ 蒯乐昊

大卫·伊格曼，斯坦福大学脑科学教授，世界顶级脑科学家之一。除了研究脑科学理论，他也是玩转科学与商业的发明家，有大量的实用性发明创造，专利等身：他初始的BrainCheck公司推出了帮助用户判断是否罹患脑震荡的软件，另一家他联合创始的Neosensory公司开发的“触觉反馈电子”系统不但可以用于VR场景，更能够协助聋哑人、盲人等残障人士提升感知能力。这个创立了神经科学与法律协会的人，对未来人工智能、脑科学伦理及法规等困扰人类、面向未来的难题都提出了理论框架。

脑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自己大脑的认知，依然是一个黑洞——我们已知的，永远大大少于我们应知而未知的，但毋庸置疑，人类正处在某个不可测未来的前夜，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破译人类大脑之谜的黄金时代。

《死亡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本奇特之书：大卫·伊格曼，用他那颗最理解人类大脑的大脑，预想出人类死亡之后的198种场景。

“死后，你会重温所有的人生经历。但这一次，所有往事将重新洗牌，以新的顺序上演，性质相同的经历集中到一起。你花两个月时间在家门前的马路上驾车穿行，用7个月的时间来享受鱼水之乐。你闭合双眼沉睡，如度过30年；坐在马桶上翻阅杂志，这样度过5个月……15个月来寻找被搞丢的东西，18个月来排队，有两年的时间，你在无聊中度过，呆呆地望向公共汽车的车窗外，或是安静地落在航站楼里，你用一年的时间来读书，看得眼睛痛。之后，由于还没有轮到洗澡时间，你开始浑身痒痒。终于可以洗澡了，你花200天洗一场马拉松式的澡……”

这当然不是科学论述，而只是科学家的脑洞大开。伊格曼想让你意识到，一旦数据打乱重组，我们对自己曾经的人生看法将完全不同。

这不是大卫第一次异想天开了，全球大火烧脑剧《西部世界》第一季制作期间，伊格曼无意中得知，该剧组没有科学顾问，他马上飞往洛杉矶，同该剧的编剧和制片人展开了长达8小时的讨论，对剧中所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部世界》马上意识到他们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创意的大脑之一。到了第二季，这部烧脑剧就开始讨论“自由意志”的本质，而这正是伊格曼擅长的研究领域，他也正式成为该剧的科学顾问，介入剧本创作。

从哲学家尼采开始，“自由意志”已经作为现代人类的一个自觉的精神指标被广泛讨论，但到底何为“自由意志”？在大卫·伊格曼的研究体系里，人的大脑非常擅长自我暗示，而大脑里不同神经元传递的信号冲突永不停息，其结果是我们会自我争论、自我咒骂、自我欺骗，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团神经元的信号而已。究根追底，人类的记忆和意识到底由什么组成？大脑的时间感知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大脑惊人的可塑性和感知“联觉”是怎么回事？伊格曼用科学态度让这些科幻故事变得更加深邃。

在大卫8岁的时候，他从房顶掉了下来，掉的过程似乎花了很长时间。等他上了高中，学了物理之后，他利用重力加速度公式，演算出了当时实际的掉落时间，不过是区区0.8秒。这种时间在独特情况下流速变慢，类似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感官感受，令他踏上了探索的征途：大脑神经元与时间体验之间的奇特关系。他研发出一系列实验，试图发现在那区区0.8秒中，大脑内部到底发了什么？

人类大脑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包含有六十亿个神经元和五百万亿个连接。如果把一枚大脑进行极薄的切片，需要十万亿亿字节的算力（相当于现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算力）才能对仅仅一枚大脑进行模拟。人类大脑是一整套难以置信的复杂算法，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脑里“杏仁核”区域运转切入高速挡，征调大脑其余部分的资源，全部用于应对眼前的局面。杏仁核发挥作用时，保留下来的记忆远比正常情况下更详细丰富，它激活了一套次级记忆系统。

在我们受到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之前，不妨欣慰地意识到：地球上游荡着70多亿颗人类大脑，并不存在统一版本的现实，每一颗大脑都承载着自己的真相，因此也难以被取代。



「美」保罗·福塞爾著 梁麗真、乐涛、石涛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格调》

格调是装不出来的

□ 陆远

作为一名严肃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专家，保罗·福塞爾大概不会想到，真正让他在学术界之外声名大噪的，却是一本不那么“严肃”，充满戏谑、调侃和讽刺的作品《格调》。1998年《格调》首次被引进中国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迄今长销不衰，最新的一版已重印13次。不仅如此，这本书甚至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据说，至少有两样东西因本书的广泛传播而衰落，一个是保龄球，一个是轿车后挡玻璃上悬挂的毛绒玩具——都因为不够有“格调”。今天常被某些圈层提及的所谓“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的概念，也是从《格调》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的。

50岁以前，保罗·福塞爾走的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学院派学人成长道路：出身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从小接受精英人文教育，对国家高度忠诚，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命运充满关切——他在二战前线反法西斯的英勇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情怀，在顶级大学任教，研究经典的人文议题等。年过半百以后，福塞爾的文风一变，发表了不少有关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他的视角敏锐独特又少有晦涩的术语和理论，语言辛辣尖刻又不失幽默和善意，在收获大量读者的同时，也往往引起不小的争议，尤以《格调》《恶俗》《制服》(后两部可以视作前者的续篇)等为代表。

《格调》的英文原意是CLASS，在英语中，这个词既有阶层、等级的意思，也有档次、品味的含义，作者以此作为书名，一语双关。在福塞爾看来，社会等级问题是当代美国社会一个复杂、微妙又常常令人尴尬的敏感问题。尽管许多美国人回避这个话题，但他依然把美国社会分成三个等级：上层、中层与下层，每一层次内部又有若干层级。与大部分关注社会分层的社会学家不同，福塞爾不是从职业、收入或者财富的角度划分和理解等级问题的，他认为，是人们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层级属性，而这些品味和格调又是从他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的举手投足中表现出来的。《格调》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展示了一幅美国社会各阶层彼此间泾渭分明的众生图景，这其中因出人意料而引人入胜的例子俯拾皆是：

就外套而言，“藏青是中上阶层的颜色，紫色属于平民阶层”，而“米黄色雨衣比黑色、橄榄色和深蓝色雨衣级别要高”；至于裤子，中上阶层的典型配置是“绣着绿色小青蛙的白色帆布裤”或者“绣着深蓝色鲸鱼的淡绿色长裤”。

在饮食上，美国中上阶层钟爱那些充满异域情调的舶来品：法国蛋挞、意大利面、鹅肝酱、羊肚菌乃至大象肉排；辛辣食品则是典型中下阶层的偏好。最受中产阶层欢迎的冰淇淋，其口味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香草、巧克力、杏仁、草莓(或其他水果)。至于那些所谓高档餐厅，往往是上层人士不屑一顾而中产阶层趋之若鹜——用福塞爾的话说，“中产阶层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冲的是考究的装潢和管弦乐队”。

对于汽车这种典型的“身份标识物”，福塞爾的论断多少有些“标新立异”：在他看来，美国的上流社会往往不怎么重视汽车品牌，因为“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因此他们大多选择雪佛兰或者福特之类的大路货敷衍了事；捷豹或者宝马之类的高档车，反倒是中产阶层的首选，而奔驰则标志一种“高级的庸俗”。

精神食粮同样有鲜明的等级属性：上层钟爱《时代》周刊或《财富》杂志；中层是《国家地理》《纽约客》之类的拥趸；销量巨大的《读者文摘》则为贫民阶层喜闻乐见。

…… 大部分《格调》的读者，多少会在阅读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根据书中的标准偷偷“检验”自己和别人的行为举止，有人会觉得洋洋得意，有人会觉得受到冒犯，更有不少人会把书里的条条框框当作“日常生活指南”照猫画虎，让自己至少看起来“像个上等人”。如果真这么做，恐怕就陷入福塞爾的陷阱中了——事实上，美国社会那些以“上流人士”自居，矫揉而虚伪的笨伯，正是他讽刺的对象。在这里，剧情发生了反转，作者那种温柔的刻薄和善意的恶毒表露无遗。

狡黠的评论家究竟想表达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两句话：第一，如果你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的人，不管钱多钱少，总希望让自己举止得体，品味优雅。第二，这种体面——就像本书第九章中描述的那群“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另类”一样，是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在展示，它是慢慢涵养出来的，而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装出来的。



「日」雫井脩介著 乔雷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检察方的罪人》

凝视深渊

□ 张怡微

2018年，我看了木村拓哉主演的电影《检察方的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最早留意到雫井脩介原著的契机。直到我开始阅读他的小说，又重新找出电影看了一遍，才更懂得改编者的意图、和原作的差异。总体而言，雫井脩介作品的迷人之处，恰是在于心理层面的复杂探索。换句话说，案件的结果并不是作家文学布置的诉求，他更重视事实层面之外人与人的关系及抉择所产生的复杂效应。显然，这一部分很难通过视听语言呈现，这也是雫井脩介作品改编效果局限的原因所在。

人的心理，是雫井脩介极为重视的小说物质构成。甚至心理本身，成为小说推进的要素：情节、冲突和悬念。例如小说《希望之罪》，就极大地消耗着读者的耐心，逼迫读者沉浸式地带入了与罪案有关的“家人”视角。消失的儿子，究竟是嫌犯，还是尚未被发现的第二名受害者？一对夫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期望。坚定相信儿子清白的父亲，看似合理，却掩盖了他宁愿儿子受害也不愿承受污名的私心。而只要儿子活着就好，不管他是否是嫌犯都愿意接受的母亲，则完全与丈夫堂皇的诉求背道而驰，尽管她只敢卑微地祈祷。雫井脩介是十分难得的、擅于刻画父权结构下女性生活处境的男性作家，这在他的另一本名作《邻居》中有极佳的呈现。《邻居》原名《火星》，暗含着燎原的破坏之力，也照亮了隐藏在罪嫌性格深处的恶魔性。那么，恶魔是如何找寻猎物的呢？

小说《邻居》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不愿同时为两宗案件裁定死刑的前法官梶间，为自己本来平淡安定的人生埋下了巨大危机。杀害邻居全家却被梶间判定无罪的武内，两年后搬到了梶间家边，成为奇怪的邻居。也正是武内的出现，撕开了梶间家族不为人知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家庭，梶间的太太是一位高龄贤妻，即使自己母亲去世都没有回家探望，却每天伺候着卧床的婆婆，也就是梶间的母亲。梶间作为一家之主，完美地逃避了所有家务及照护长辈的职责。自从武内搬来之后，嗅觉灵敏的武内精准地发现了这位老妇人内心长久的压抑和委屈，通过亲切的笑容、贴心的赠礼，甚至登门照护(直至暗中杀害梶间的老母)，一点一点僭越了梶间家族的边界。他设下许多圈套，排挤走了梶间的小儿媳，只因为她看起来并不信任自己。又通过没有底线地讨好，企图换得梶间全家族的信任。武内并不是一个人格健康的人，他擅于观察他人的需求只为满足自己的掌控欲和支配欲。他不允许任何疏远及轻视的行为，哪怕自己杀人放火，也需要他亲近过的人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其实这样的人格障碍，并不难被识别(他的发小早在中学时就能看懂他)。如果不是普遍的家庭环境圈禁着卑微的“儿媳”，令女性满腹委屈成为罪嫌利用的契机，又怎会发生两起相似的悲剧？繁杂的家务、被丈夫完全忽视的自己的感受、甚至是帮婆婆抠屎这样的生活细节，最终都成为作家熟练调度的因果链。人性之恶得以燎原，是因为借助了适合恶成长火星的环境，这是雫井脩介创作背后的世界观。

除了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刻画极为生动，小说中对于检察官、法官及日本法律、政治、媒体的伦理及漏洞的深入观察，也是雫井脩介作品的优异之处。雫井脩介于2004年发表的《敬告犯人》，说的就是刑警长达六年的心灵史。所谓“职业处境”，我想是雫井脩介有别于其他社会派推理作家的独特洞见。实际上也是最初引起我兴趣的疑团来源，即凝视主角所处身份和职业的深渊。这在小说《检察方的罪人》中，可谓体现得最为生动。《检察方的罪人》故事并不复杂，一位资深检察官最上毅少年时暗恋的女孩被凌虐致死，却因证据不足且拖过了时效使得罪犯侥幸脱罪。多年后因另一起案件，这名罪犯再次被卷入，最上毅在法定范围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将之再次定罪，这与恶魔的斗争激发了检察官的胜负欲，他决定不惜证据造假也要将这位宿敌正法。小说中有一处闲笔在电影改编中呈现得十分突兀却没有被删除，那就是最上毅的大学同学丹野，他投身政治、奋斗至高位却最终被迫跳楼。小说中不断在讨论“正义”，普遍的正义、内心的正义、及被媒体塑造的各种“歇斯底里的正义”。但在正义背后，却是无解的深渊，例如最上毅和丹野为何会走向毁灭。在最上毅藏起能够证明罪嫌不在案发现场的发票的那一刻，在丹野接受了政治联姻的那一刻，他们都都将宿命般地抵达比周遭“坏人”更坏的结局。如果雫井脩介停留于正反双方心灵博弈(如《心灵猎人》)或者《真探》，也许故事还会更精彩一些，但他舍不得放弃并照亮的“深渊”，或许才是他真正想借由案件表达的东西。

远见近拾

微言达义